

夏姬与四大美女

书上给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排位次序是：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这既符合她们所生活的年代先后，还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八个字与每个人对上。

但若论她们四位谁最漂亮，分打得最高，一般还是公推西施。据说西施漂亮到在河边浣纱，就是洗什么时，河里的鱼被她的美貌所吸引，都忘了游动，以至沉到水底（准是一群色鱼）。当然其他三位也不得了；王昭君北上和亲，汉元帝一见真人这么漂亮，可气坏了，回去就把画师毛延寿杀了，只对他提供的“玉照”（画像）既失真又添堵；貂蝉就更不用说了，让吕布与董卓反目，一副娇容挽救了汉朝；杨贵妃令三千粉黛无颜色，没事就洗澡，把个唐玄宗弄得神魂颠倒，人都死在马嵬坡了，日后又演绎了多少绝唱。说来各有千秋，然西施的名气终究还是比其他三人大，以至鲁迅小说里都用“豆腐西施”，来形容平民对美的标准之界定。

其实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女人，叫夏姬，按理说她才应该是第一美女。夏姬是春秋时期郑国郑穆公的女儿，名叫素娥。这素娥

长到十五岁时，就已经美得无与伦比了。在此之前但凡有名有姓的美女如嫫嫫、息妫、妲己、文姜，已全被她“拿下”。什么玉骨冰肌、花容月貌，轻移莲步，恍如飞燕之舞；兰室静坐，疑是仙女之居。凡是能用得上的最好的词，都给她用上也不算多。假如那时选世界小姐的活动，看来桂冠是非她莫属。

如此这般的美女，可为何登不上中国古代美人排行榜呢？莫非自有了四大发明，往下就只能有“四大美女”、“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就不许有“五大、六大”，现今不都是搞十大杰出人物了吗？说来都不是。原因就在于夏姬的本人“档案”中（素娥后嫁复御叔，人称夏姬）有不良的品行记录。不过，记录中有关贪污盗窃骗婚行贿利用色相腐蚀官员承揽工程这类问题皆无，她的问题主要是生活作风不好；她先后嫁人数次（七次），还累死男人若干（九人），为争她，还弄出了区域战争。既然有这等历史问题，那你夏姬长得再好也不行了，你年近四十容颜还像十六七一样也不能算美女，评美女你就失去资格。

本来是评论古代长得漂亮的美女，但实际上还得分讲政治。西施为救越国献身吴王，把敌国给毁了；王昭君为了民族和睦，把自己给毁了；貂蝉为报答主允，把董卓、吕布爷俩都毁了；杨玉环为了唐玄宗能逃命，把老杨家满门都毁了。这些都是能摆到大面上的。于是她们在评美时就不断得高分，尤其是西施，上升的若干档次比旁人高得多，进而荣登榜首。王昭君就有点冤，其实她在这四人当中命最苦。进宫三年皇上没见着，等见面了也该出塞了。也怪她自己，自恃漂亮，又讲原则，不肯向毛画师行贿，结果毛在她的像上点了丧夫落泪痣（不知在何部位），让皇上一看就撇到一边。哎呀，可叹这一江南美女子哟，秋风阵阵，看着天上南翔的大雁，自己却朝北走。她就在马上当当弹琴，弹得大雁都哗哗掉下来了，跟她一块儿倒霉。往下更可怜，她先嫁单于，单于死了又嫁单于的儿子，还生了儿女。结果，尽管她所承担的担子很重，命比苏武还苦，可由于嫁得有点乱（尽管从胡人习俗，可理解），在评美的得分上还是打了折扣。

貂蝉呢，漂亮是漂亮，但她身世可惨。貂蝉是《三国演义》中唯一一个不知姓什么原籍在哪日后又落到哪的人。电视剧还挺能琢磨，最后让她坐一小车上顺着青草地走远了。尽管她舍己救了汉朝，但一想曾委身猪一般的董卓，还是令人难忍。加上吕布也不是好鸟，朝三暮四没个准主意。于是给她块铜牌，评委也算开恩了。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则是杨玉环。她很肥胖不说，还让她比她六十多岁的安禄山当干儿子。安禄山过生日，这干娘还给他“洗三”，用婴儿筐装着，恶心透了。“安史之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她杨家一门惹的祸，否则也不能出了马嵬坡军变，硬逼皇上杀了杨国忠和他的贵妃。“安史之乱”死了多少人！连大书法家颜真卿都死于此乱。如此，比起夏姬的问题，可不要严重多少。故让杨玉环并列季军，夏姬肯定是不服气。但不服气也得服气，这就是选美。美不美，靠评委。评委内部的事，外人谁说得清。

同样的女学生，是糖衣炮弹还是给英雄配的美女，就看编剧背后站着的是谁，比编剧更厉害的又是谁。

摘自《杂文选刊》

李鸿章学外语

——达四维大理也。”李鸿章出使归来，还曾为此津津乐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谈。丘吉尔由于胜券在握，兴致勃勃地和斯大林寒暄起来，但斯大林显然没有听懂他的话，正在尴尬之际，还是苏方翻译打破冷场，用极其标准而流畅的英

语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这时，丘吉尔才恍然大悟，他在访苏前突击学习的俄语，是彻底失败了。看来，他的外语水平与李鸿章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摘自《天津老年时报》

捷径有时候就是一条弯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五角大楼把所有的军用物资购买计划列为保密文件，这可急坏了一些投资者。因为许多投资者都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而想正确地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就必须知道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特别是对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

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也想知道这些，可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知道这些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让他试试。这名年轻人就是格林斯潘，当时他只有24岁，还没有从纽约大学毕业，只是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才来到这个投资机构做兼职调查员。老板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

的人，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他去了。要知道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特别是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只要翻看美国有关的文件就行了，这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可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偌大的机构里，虽然人才济济，但没有谁愿意调查这一切。怎么办呢？格林斯潘想到了1949年，那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军事会议在开听证会的时候召开，所以没有保密。于是，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一年来的新闻报道和政府公告，知道1950年和1949年美国空军的规模和装备基本一致。他从1949年的记录中知道了每个营有多少架飞

机、新战斗机的型号、后备战斗机的数量，然后再预计出损耗量。有了这些，就能基本预测出朝鲜战争期间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知道了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格林斯潘又找来各种飞机制造厂的技术报告和工程手册，一头扎了进去。这对他来说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研读，他还是弄清了每个型号的战斗机需要多少铝、铜和钢材等原材料，然后再根据每个战斗机的需求量，轻易地算出了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总需求量。

仔细地算出来后，格林斯潘写了《空军经济学》两篇很长的报告，发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经济记录》上。由于他计算出的数字非常接近当时美国政府

满汉全席，始于清代中叶，是我国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巨型筵席，被推崇为中国筵席的经典之作。既有宫廷肴饌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引人注目

满汉全席器皿

李春晓

择、烹调方法、工艺技法、菜款设计、器皿选用、进饌程式等方面，上承八珍，下启名宴，集烹饪之大成。所制菜肴造型优美，脍炙人口，使人闻香下马，知味停车。最早关于满汉全席的记载见于清李斗所著《扬州书舫录》、《调鼎集》、《随园食单》、《扬州竹枝词》等也多有记载。康氏家族从第六代康绍敬家到十四代康应魁达到鼎盛都一直秉承着祖辈“留余”、“勤俭”的经营和治家理念。在推动家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精神财富，这时家族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内部华贵、外部简朴的生活作风。但是，由俭到奢易，在祖辈积累的巨大财富前，康家子孙陷入了意志沉沦、追名逐利

的泥潭之中，捐钱买官儿追求名利，贪图安逸，吞云吐雾……在享乐与侈靡之中一点点地剥蚀着祖辈积累下来的巨富之山。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第二年，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从西安返回北京之时，途经巩县。此时，康家十七世康馥猷为了迎驾慈禧，铺御道，架浮桥，建行宫，奉上“一桶江山”，捐献百万银两，耗费了大量家产。康馥猷在这一过程就起了满汉全席来招待两宫，为此还专门定制了一套满汉全席餐具，搜遍了大量的珍禽异兽，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胜数。

康百万庄园里展出的这套满汉全席餐具造型奇特，色彩华贵。盘儿、碗儿、

碟儿形状各异：有六棱形、八棱形；有方形、荷叶形；有花瓣形、莲花形，等等。色彩不等：包括有红、蓝、绿、浅黄等多种色系。每一件器皿上都精心绘制着不同的图案；有三星拱照的人物，有翩翩起舞的蝴蝶，有水中心嬉戏的金鱼，有傲视群鸟的孔雀，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整套餐具高贵典雅，极尽奢侈之风。据称，这套满汉全席餐具只用于1901年接待落难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从各方面来讲这套餐具还不能和宫廷的餐具相媲美，但是，满汉全席的概念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内容，它代表着一种身份地位，足以显示器物主人生活的富足与豪华，尽享万物灵长之至尊的气魄与风度。

摘自《青春潮》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bwh1616@sina.com

太阳总在有梦的地方升起

雪野茫茫，你知道一棵小草的梦吗？寒冷孤寂中，她怀抱着一个信念取暖，等到春归大地时，她就会以两片绿叶问候春天，而那两片绿叶，就是曾经在雪地下轻轻的梦吧。

候鸟南飞，征途迢迢。她的梦呢？在远方，在视野里，那是南方湛蓝的大海，她很累很累，但依然往前奋飞，因为梦又赐给她另一对翅膀。

那一年，他去西藏八宿的一个小乡支教。初入校门的那一天，孩子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排成两排，向他敬礼。那天白雪飘飘，那一双双举过头顶的手没有一双戴着手套，他们的手套就挂在脖子上。

他留了下来，教他们语文、数学、自然、生物，教他们认识山外的山，山外的城。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村落，近的住在乡里，最远的孩子甚至要翻过一座海拔3000米的雪山。他很熟悉那个住在最远地方的孩子，孩子的名字叫措措，黑黑的小脸，漫着两坨高原红。据说他是这个学校最穷的学生，学费一直欠着。他们家里只有一匹马，使整个家唯一的生活来源。

措措平日生活非常沉默，但是眼神却很特别，有点怯怯的忧郁，忧郁中透着惶恐，惶恐中又露出一丝坚定。在这个偏僻的小乡里，他见到的眼神是整齐的，老人孩子都一样，单一而纯洁，唯独这个孩子，眼中似乎有很多的内容。

你是想做一朵云的诗，还是想做一只蝶的画？风中奔跑的翩翩少年，你是想做一只鹰，与天比高？还是做一条壮阔的长河，为大地抒怀？

我喜欢做梦。梦让我看到窗外的阳光，梦让我看到天空的彩霞，梦给我不变的召唤与步伐，梦引领我去追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1952年，一个叫查克·贝瑞的美国青年，做了这么一个梦：超越贝多芬！

那个晚上，孩子们在他们的准许下翻看他的东西，并抱着他的吉他乱弹。只有也措，那个忧郁的小也措，在翻看他的一个个小小的音乐盒，那是他的初恋女友大一时送他的生日礼物，虽然毕业前他们已经分手，但他还是一直保存着这只好看的音乐盒。他来了之后的那些日子，总是不停地打开它，听那首熟悉的《致爱丽丝》的曲子，听到眼泪模糊。直到有一天，发条崩坏了。此刻的也措正抚摸着那个音乐盒，眼神，是他熟悉的淡淡的忧郁。他走过去，问也措：“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不。”也措的话也总是那么少。

并把这个消息告诉柴科夫斯基。多年以后，他成功了，成为摇滚音乐的奠基人之一。梦赋予他豪迈的宣言，梦也引领他走向光明的大道。梦启发了他的初心，他则用成功证明了梦的真实与壮美——因为有了梦才有理想；有了理想，才有了理想；有了理想，才有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历程。

没有泪水的人，他的眼睛是干涸的；没有梦的人，他的夜晚是黑暗的。太阳总在有梦的地方升起；月亮也总在有梦的地方朦胧。梦是永恒的微笑，使你的心灵永远充满激情，使你的双眼永远澄澈明亮。

世界的万花筒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未来的天空下也传来迷人的歌唱。我们整装待发，用美梦打扮，从实干开始。等到我们抵达秋天的果园，轻轻地擦去夏天留在我们脸上的汗水与灰尘时，我们就可以听得见曾经对春天说过的这句话：美梦成真！

也措也来了，换了一个小孩一样，眼神，不再是淡淡的忧郁，而是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欢乐，看着他，总忍不住笑。依然不爱说话，总是偷偷地看他。然后就到了他的生日，没有人给他庆祝，他孤单地为自己点燃了蜡烛。可是三天后，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邮包，邮包是从北京寄来的，拆开来，竟然是一个音乐盒，比他那个还要漂亮。音乐盒里放了一封信，他看着，心就像春天的雪一般簌簌融化了……

是北京的一个陌生人寄来的，那人在信中说，他在前一个月来了一次八宿，碰到了一个叫也措的小孩，小孩牵着家里的马送他进山，却没有收他一分钱，只要求他回去之后，在4月初给他的老师寄一个音乐盒作为生日礼物，因为，老师的妈妈送给老师的音乐盒坏了，老师已经很久没有见妈妈了……

原来，他只需在那里支教两年的，但是他却整整等了六年才回来。走的时候，他把那个珍贵的、曾经穿过风雪来陪伴他的音乐盒送给了也措——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一个善良勇敢的大孩子。

摘自《教师博览》

“你觉得我们前年去欧洲，什么地方最好玩？”有一天，我问妻。

她歪着头想了想：“都好玩，但是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古堡。”我没问她是哪个古堡，因为我猜得到，虽然看了几十个古堡，她说的必定是“那一个”。

早忘了是在什么国家、什么城市，甚至很难记得古堡的全貌。因为遇到大塞车，我们到达古堡的时间已经很晚了。

斜斜的夕阳，把残破的古堡映成深红色，我们站在城墙边看下面的小教堂，整齐的房舍、尖顶的教堂，斑驳的秋林，和远远闪着天光的一弯小河。

只看了一眼，导游就催我们走。游览车在山脚的停车场等，为了赶时间，我们不得不沿着山边的小径走下去。

天暗了，小径上落满黄叶，有些湿滑，相互扶持着，总算来到山脚。

美文闲读

当我们亲身投入

刘 墉

那古堡的样子。只是，那不是隔着车窗见到的，也不是坐在游船里浏览的。而是，我们亲自，一步一步，走进，又走出来的。

那不是客观的欣赏，而是主观的感受，用我们的全身投入。由前年开始为台南玉井乡的德兰启智中心募款，可是，直到去年初，才真正见到“德兰”。

白发的修女和成群智障的孩子来迎接，带我看他们的教室、复健中心、手工艺品，和迷你小马“阿宝”。

我跟着院里的“阿嬷”，学习怎么教孩子爬，发现一般幼儿天生就有的爬行动作，对那些脑性麻痹的孩子，竟是如此困难。我也试着扶一个孩子坐起来，才知道他僵直的身体，难以弯曲，他一生都不曾真正地坐过。

我把一个十岁的孩子抱起来，惊讶地发现，她竟然不及我五岁的女儿厉害。当我走出德兰启智中心的大门，发觉自己跟几个小时之前有了许多不同。我看到一群远比我“更投入”的修女和老师。当我在外面演讲募款时，

她们正一勺勺地喂孩子，一步步地教孩子。如果我是站在岸上高呼救人的，那些修女和老师，则是跳进水里亲自去救的。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知道不等于发现，观望不等于投入，“精神加盟”不等于“亲自参与”。

不知为什么，明明年龄愈大，应该愈能疏离，我却愈来愈对人的接触，有着强烈的感动。

到学校演讲，听一群孩子唱校歌，没听懂几个字，却激动得想流泪，觉得那歌声甜美如圣诗。那是最美的，人的声音。

看玛莎葛兰姆的学生舞蹈，没有优美的音乐，没有华丽的布景，只见一群人在台上跳跃，但是，听！那脚步声落在舞台上的声音，多有弹性，多么实在！如同玛莎葛兰姆所说——当文学与绘画，都透过身体以外的作品来表现的时候，舞者用他们“自己”去呈现。

他们正一勺勺地喂孩子，一步步地教孩子。他们一生的经验，生与死、爱与恨，真真实实地摊在你的面前。

人，多么可爱的动物！生命，多么美妙的感动！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可触、可嗅、可看、可听的“身体”，才是天地间最真实的。

总记得一个火警新闻的画面——一位救火员，才抱着救出的孩子跳上云梯，就低头为孩子作“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孩子奇迹般复活了。救火队员接受访问，只说了一句话：“当我的呼吸成为他的呼吸，那是世界上最真实、最快乐的事！”

今天的我，不再喜欢只是隔着窗子看风景，也不再认为慈善捐款数字能代表一切。我只是常想起，那天傍晚，在古堡小径上，每一步踏下去，都听到的秋叶的叹息和生命的触感。

还有那十岁的孩子，如果我不曾把他抱起，我怎么也不会了解，什么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摘自《下一站，成功》

急有什么用

苏 童

多年以前，在我们那条街上，曾经发生过一起令人唏嘘的车祸，死于车祸的是一个初为人父的男子。据说是一堆尿布的布在那个阴雨天都用完了，头天洗的尿布都在工厂的锅炉房烘烤着，母亲让父亲取那些尿布来救急，那男子的自行车骑得快，结果被一辆卡车撞了。

说，他的自行车确实骑得太快了，他赶路太急。想起这个不幸的故事，完全是缘于最近流行的一句话，“不要不急”。这是一句好话，是不多见的具有劝世意义的流行话语。不知怎么，我又想起另一个好脾气的男子，有一妻，他的孩子发高烧，他的妻子急得手忙脚乱，光着脚，抱着孩子，就往医院

冲，而那位朋友一如既往地穿戴整齐，尾随妻子而去，事后，他说：“再怎么急，也不至于光着脚出门呀。”

我想，人的性情通达至此，生活便是另一种坦荡的境界。急躁不是美德，几乎是共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每次急躁都有其自然而然的理由，正如你的

小宝贝没有尿布换了，尿不湿这种新产品还没有面世；正如你的孩子高烧40℃，病因却不那么简单。你着急，我们总是容易忘记这个常识：急有什么用？

我们急了这么多年，生活中该有的有了，不该有的还是没有，急出什么名堂来了？一着急说不定就像那个不幸的父亲，为了尿布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摘自《广州日报》